

黎烈文評點

宋人
平話
小說
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黎烈文評點

宋人平話小說

文史館出版社印行

宋人平話小說

評點者：黎

烈

文

出版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

發行所：文史哲出版社

印刷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六九九五號

電話：三五一一〇二八

實價新台幣一〇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出版

跋

宋人平話，卽章回小說。夢梁錄云：「說話有四家，以小說家爲最。」此事盛行於南北宋，特藏書家不甚重之；坊賈又改頭換面輕易名目；遂至傳本寥寥。天壤前只士禮居重刻宣和遺事；近則曹君直重刻五代史平話；爲天壤不易見之書。余避難滬上，索居無俚，聞親串妝奩中有舊鈔本書，類乎平話，假而得之，雜皮於天雨花、鳳雙飛之中，搜得四冊，破爛磨滅的是影元人寫本。首行京本通俗小說第幾卷，通體皆減筆小寫，閱之令人失笑。三冊尙有錢遵王圖書，蓋卽也是園中物。錯斬崔寧「馮玉梅團圓」二回，見於書目。而宋人詞話標題「詞」字，乃「評」字之訛耳。所引詩詞，皆出宋人，雅韻欲流，並有可考者，如「碾玉觀音」一段，三鎮節度延安郡王指韓蘄王；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是劉琦；楊和王是楊沂中；官銜均不錯。尙有定州三怪一回，破碎太甚；金主亮荒淫兩卷，過於穢褻；未敢傳摹。與也是園有合有不合，亦不知其故。歲在旃蒙單闕，江東

老嫖跋。

跋

例言

- 一、本書爲現存宋人小說四種之一。
- 一、本書以江東老嫗據影元人寫本影印之京本通俗小說爲原本。
- 一、本書原本間有錯字及省筆字，今版一概不改，以全原書真面。
- 一、校者學識淺陋，本書標點錯誤之處甚多。如承讀者詳爲指正，不勝感盼！

黎烈文謹識。 民國十三年五月一日

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卷

碾玉觀音(上)

山色晴嵐景物佳，煖烘回雁起平沙。東郊漸覺花供眼；南陌依稀草吐芽。堤上柳，未藏鴉，尋芳趁步到山家。隴頭幾樹紅梅落，紅杏枝頭未着花。

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；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：

每日青樓醉夢中，不知城外又春濃。杏花初落疎疎雨；楊柳輕搖淡淡風。浮畫舫，躍青驄，小橋門外綠陰籠。行人不入神仙地，人在珠簾第幾重。

這首詞說仲春景致；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的季春詞又好：

先自春光似酒濃，時聽燕語透簾櫳。小橋楊柳飄香絮；山寺緋桃散落紅。鶯漸老，蝶西東，春歸難覓恨無窮。侵塔草色迷朝雨；滿地梨花逐曉風。

這三首詞，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。——原來這春歸去，是東風斷送的。有詩道：

春日春風有時好； 春日春風有時惡。 不得春風花不開， 花開又被風吹落。

蘇東坡道：「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，是春雨斷送春歸去。」有詩道：

雨前初見花間蕊； 雨後全無葉底花。 蜂蝶紛紛過牆去， 卻疑春色在鄰家。

秦少游道：「也不干風事，也不干雨事，是柳絮飄將春色去。」有詩道：

三月柳花輕復散， 飄颻澹蕩送春歸。 此花本是無情物， 一向東飛一向西。

邵堯夫道：「也不干柳絮事，是胡蝶採將春色去。」有詩道：

花正開時當三月， 胡蝶飛來忙切切。 採將春色向天涯， 行人路上添淒切。

曾兩府道：「也不干胡蝶事，是黃鸝啼得春歸去。」有詩道：

花正開時豔正濃， 春宵何事老芳叢？ 黃鸝啼得春歸去， 無限園林轉首空。

朱希真道：「也不干黃鸝事，是杜鵑啼得春歸去。」有詩道：

杜鵑叫得春歸去， 物邊啼血尙猶存。 庭院日長空悄悄， 教人生怕到黃昏。

蘇小妹道：「都不干這幾件事；是燕子啣將春色去。」有蝶戀花詞爲證：

妾本錢塘江上住，花開花落，不管流年度。燕子啣將春色去，紗窗幾陣黃梅雨。斜插犀梳雲半吐，檀板輕敲，唱徹黃金縷。歌罷綵雲無覓處，夢回明月生南浦。

王岩叟道：「也不干風事，也不干雨事，也不干柳絮事，也不干胡蝶事，也不干黃鸝事，也不干杜鵑事，也不干燕子事；是九十日春光已過，春歸去。」曾有詩道：

怨風怨雨兩俱非，

風雨不來春亦歸。

腮邊紅褪青梅小；

口角黃消乳燕飛。

蜀魄健啼花影去；

吳蠶強食柘桑稀。

直惱春歸無覓處，

江湖辜負一蓑衣！

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？紹興年間，行在有關西延州延安府人，本身是三鎮節度使，咸安郡王。當時怕春歸去，將帶着許多釣春遊春。至晚回家，來到錢塘門裏，車橋前面。釣春轎子過了，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。只聽得橋下裱褙鋪裏一個人叫道：「我兒出來看郡王！」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，叫幫總虞候道：「我從前要尋這個人，今日卻在這裏！只在你身上，明日要這個人入府中來。」當時虞候聲諾來尋。這個看郡王的人，是甚色目人？正是：

塵隨車馬何年盡？

情繫人心早晚休。

只見車橋下一個人家，門前出着一面招牌，寫着「璩家裝裱古今書畫。」鋪裏一個老兒，引着一個女兒，生得如何？

雲鬢輕籠蟬翼；蛾眉淡拂春山。朱唇綴一顆櫻桃；皓齒排兩行碎玉。蓮步半折小弓弓；鶯囀一聲嬌滴滴。

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。虞候即時來他家對門一個茶坊裏坐定，婆婆把茶點來，虞候道：「啓請婆婆過對門裱糊鋪裏，請璩大夫來說話。」婆婆便去請到來，兩個相揖了，就坐，璩待詔問：「府幹有何見諭？」虞候道：「無甚事，閒問則個。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，是令愛麼？」待詔道：「正是拙女，止有三口。」虞候又問：「小娘子貴庚？」待詔應道：「一十八歲。」再問：「小娘子如今要嫁人，卻是趨奉官員？」待詔道：「老拙家寒，那討錢來嫁人將來也，只是獻與官員府第。」虞候道：「小娘子有甚本事？」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，有詞寄眼兒媚爲證：

深閨小院日初長，嬌女綺羅裳。不做東君造化，金針刺繡羣芳樣。斜枝嫩葉包開蕊，唯只欠馨香。

曾向園林深處，引教蝶亂蜂狂。

原來這女兒會繡作。虞候道：「適來郡王在轎裏，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裏肚。府中正要尋一個繡作的人，老丈何不獻與郡王？」璩公歸去與婆婆說了，到明日寫一紙獻狀，獻來府中。郡王給與身價，因此取名秀秀養娘。不則一日，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，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。郡王看了歡喜道：「主上賜與我團花戰袍，卻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？」去府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，即時叫將門下碾玉待詔道：「這塊玉堪做甚麼？」內中一個道：「好做一副勸盃。」郡王道：「可惜！恁般一塊玉，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盃！」又一個道：「這塊玉上尖下圓，好做一個摩侯羅兒。」郡王道：「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，尋常間又無用處。」數中一個後生，年紀二十五歲，姓崔名寧，趨事郡王數年，是昇州建康府人。當時叉手向前，對着郡王道：「告恩王：這塊玉上尖下圓，甚是不好，只好碾一個南海觀音。」郡王道：「好！正合我意。」就叫崔寧下手，不過兩個月，碾成了這個玉觀音。郡王即時寫表進上御前，龍顏大喜。崔寧就本府增添請給，遭遇郡王。不則一日，時遇春天，崔待詔遊春回來，入得錢塘門，在一個酒肆，與三四個相知方纔喫得數盃，則聽得街上鬧炒炒，

連忙推開樓窗看時，見亂烘烘道：「井亭橋有遺漏！」喫不得這酒成，慌忙下酒樓看時，只見：

初如螢火，次若燈火。千條蠟燭，難當萬座穆盆，敵不住六丁神推倒寶天爐；八力士放起焚山火。驪山會上，料應褒姒逞嬌容；赤壁磯頭，想是周郎施妙策。五通神摔住火葫蘆；宋無忌趕番赤驃子。又不曾瀉燭澆油，直恁的烟飛火猛！

崔待詔望見了，急忙道：「在我本府前不遠！」奔到府中看時，已搬挈得罄盡，靜悄悄地無一個人。崔待詔既不見人，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，去那左廊下，一個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裏出來，自言自語，與崔寧打個胸脯撞。崔寧認得是秀秀養娘，倒退兩步，低聲唱個喏。原來郡王當日，嘗對崔寧許道：「待秀秀滿日，把來嫁與你。」這些衆人都攬掇道：「好對夫妻！」崔寧拜謝了，不則一番。崔寧是個單身，卻也癡心；秀秀見恁地個後生，卻也指望。當日有這遺漏，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，從左廊下出來，撞見崔寧，便道：「崔大夫，我出來得遲了，府中養娘，各自四散，管顧不得。你如今沒奈何，只得將我去躲避則個。」當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，沿着河走到石灰橋。秀秀道：「崔大夫，我腳痛了，走不得。」崔寧指着前面道：「更行幾步，那裏便是崔寧住處。小娘子到家中歇腳，卻也

不妨。」到得家中坐定，秀秀道：「我肚裏飢，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喫。我受了些驚，得杯酒喫更好。」當時崔寧買將酒來，三盃兩盞，正是：

三盃竹葉穿心過，
兩朵桃花上臉來。

道不得個「春爲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」秀秀道：「你記得當時在月臺上賞月，把我許你，你兀自拜謝。你記得也不記得？」崔寧又着手只應得喏。秀秀道：「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，好對夫妻，你怎地到忘了？」崔寧又則應得喏。秀秀道：「比似只管等待，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。不知你意下何如？」崔寧道：「豈敢！」秀秀道：「你如道不敢，我叫將起來，教壞了你。你卻如何將我到家中？我明日府裏去說。」崔寧道：「告小娘子，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；只一件，這裏住不得了。要好趁這個遺漏，人亂時，今夜就走開去，方纔使得。」秀秀道：「我既和你做夫妻，憑你行。」當夜做了夫妻。四更已後，各帶隨身金銀物件出門。離不得飢渴，夜住曉行，迤邐來到衢州。崔寧道：「這裏是五路總頭，是打那條路去好？不若取信州路上去。我是碾玉作，信州有幾個相識，怕那裏安得身。」即時取路到信州。住了幾日，崔寧道：「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，若說道我等在此，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，不當穩便。不若

離了信州，再往別處去。兩個又起身上路，徑取潭州。不則一日，到了潭州，卻是走得遠了。就潭州市裏，討間房屋，出面招牌，寫着「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」。崔寧便對秀秀道：「這裏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，料得無事。你我安心，好做長久夫妻。」潭州也有幾個寄居官員，見崔寧是行在待詔，日逐也有生活得做。崔寧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，有會到都下的，得知府中當夜失火，不見了一個養娘，出賞錢尋了幾日，不知下落。——也不知道崔寧將他走了，見在潭州住。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也有一年之上。忽一日，方早開門，見兩個着皂衫的，一似虞候府幹打扮，入來鋪裏坐地，問道：「本官聽得說有個行在崔待詔，教請過來做生活。」崔寧分付了家中，隨這兩個人到湘潭縣路上來。便將崔寧到宅裏，相見官人，承攬了玉作生活。回路歸家，正行間，只見一個漢子，頭上帶個竹絲笠兒，穿着一領白緞子兩上領布衫，青白行纏扎着褲子口，着一雙多耳麻鞋，挑着一個高肩擔兒。正面來，把崔寧看了一看，——崔寧卻不見這漢面貌，這個人卻見崔寧。——從後大踏步尾着崔寧來，正是：

誰家稚子鳴榔板，

驚起鴛鴦兩處飛。

碾玉觀音(下)

竹引牽牛花滿街，疎籬茅舍月光篩。琉璃盞內茅柴酒，白玉盤中簇豈梅。休懊惱，且開懷，平生贏得笑顏開。三千里地無知己，十萬軍中掛印來。

這隻鷓鴣天詞是關西秦州 雄武軍 劉兩府所作。從順昌入戰之後，閒在家中，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。他是個不愛財的名將，家道貧寒，時常到村店中吃酒店中人不識劉兩府，歡呼囉喏。劉兩府道：「百萬番人，只如等閒。如今卻被他們誣罔！」做了這隻鷓鴣天，流傳直到都下。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，見了這詞，好傷感，「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！」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劉兩府。今日崔寧的東人郡王，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，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。卻經由潭州路過，見崔寧從湘潭路上來，一路尾着崔寧到家，正見秀秀坐在櫃身子裏，便撞破他們道：「崔大夫多時不見，你卻在這裏！秀秀養娘如何也在這裏？」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，今遇着你們，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也好！」當時說殺崔寧夫妻兩個，被他看破。那人是誰？卻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，從小伏侍郡王，見他樸實，差他送錢與劉兩

府。這人姓郭名立，叫做郭排軍。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，安排酒來請他，分付道：「你到府中，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。」郭排軍道：「郡王怎知得你兩個在這裏？我沒事卻說甚麼？」當下酬謝了出門。回到府中，參見郡王，納了回書，看看郡王道：「郭立前日下書回，打潭州過，卻見兩個人在那裏住。」郡王問：「是誰？」郭立道：「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個請郭立吃了酒食，教休來府中說知。」郡王聽說，便道：「耐耐這兩個做出這事來，卻如何直走到那裏？」郭立道：「也不知他仔細；只見他在那裏住地，依舊掛招牌做生活。」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，即時差一個緝捕使臣，帶着做公的，備了盤纏，徑來湖南潭州府，下了公文，同來尋崔寧和秀秀，卻似：

皂雕追紫燕，
猛虎啖羊羔。

不兩月，捉將兩個來，解到府中，報與郡王得知，即時陞廳。原來郡王殺番人時，左手使一口刀，叫做小青；右手使一口刀，叫做大青；這兩口刀不知剝了多少番人，那兩口刀，鞘內藏着，掛在壁上。郡王陞廳，衆人聲喏，即將這兩個人押來跪下。郡王好生焦躁，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，右手一掣，掣刀在手，睜起殺番人的眼兒，咬得牙齒剝剝地響。當時說殺夫人，在屏風背後道：「郡王這裏是帝尊之下，不比

邊庭上面。若有罪過，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。如何胡亂凱得人？」郡王聽說道：「耐耐這兩個畜生逃走，今日捉將來，我惱了，如何不凱？既然夫人來勸，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去，把崔寧解去臨安府斷治。」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。解這崔寧到臨安府，一一從頭供說：「自從當夜遺漏，來到府中，都搬盡了。只見秀秀養娘，從廊下出來，揪住崔寧道：「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？若不依我口，教壞了你。」要共逃走，崔寧不得已，與他同走。只此是實。」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。郡王是個剛直的人，便道：「既然恁地，寬了崔寧，且與從輕斷治。」崔寧不合在逃，罪杖發遣建康府居住。當下差人押送。方出北關門，到鵝項頭，見一頂轎兒，兩個人擡着，從後而叫：「崔待詔且不得去！」崔寧認得像是秀秀的聲音，趕將來又不知恁地，心下好生疑惑。傷弓之鳥，不敢攬事，且低着頭只顧走。只見後面趕將上來，歇了轎子，一個婦人走出來，不是別人，便是秀秀道：「崔待詔你如今去建康府，我卻如何？」崔寧道：「卻是怎地好？」秀秀道：「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，把我捉入後花園，打了三十竹篔，遂便趕我出來。我知道你建康府去，趕將來同你去。」崔寧道：「恁地卻好。」討了船，直到建康府。押發人自回。若是押發人是個學舌的，就有一場是非出來。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，惹着他不是輕放手的；他又不是王府

中人，去管這閒事怎地？況且崔寧一路買酒買食，奉承得他好，回去時，就隱惡而揚善了。再說崔寧兩口在建康居住，既是問斷了，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，依舊開個碾玉作鋪。渾家道：「我兩口卻在這裏住得好。只是我家爹媽，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，兩個老的吃些苦——當日捉我入府時，兩個去尋死覓活。——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。」崔寧道：「最好！」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母。寫了他地理腳色與來人，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，問他鄰舍，指道：「這一家便是。」來人去門首看時，只見兩扇門關着，一把鎖鎖着，一條竹竿封着。問鄰舍：「他老夫妻那裏去了？」鄰舍道：「莫說！他有個花枝也似女兒，獻在一個奢遮去處，這個女兒不受福德，卻跟一個碾玉的待詔逃走了。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，送在臨安府吃官司；那女兒吃郡王捉進後花園裏去。老夫妻見女兒捉去，就當下尋死覓活，至今不知下落，只恁地關着門在這裏。」來人見說，再回建康府來，兀自未到家。且說崔寧正在家中坐，只見外面有人道：「你尋崔待詔住處，這裏便是。」崔寧叫出渾家來看時，不是別人，認得是璩公、璩婆。都相見了，喜歡的做一處。那去取老兒的人，隔一日纔到，說如此這般，尋不見，卻空走了這遭。兩個老的且自來到這裏了。兩個老人道：「卻生受你！我不知你們在建康住，教我尋